

帝國首府，上城區。

結束婚假的帝國第四皇女和聖騎士調回正常作息，這天晚上就寢前，一起在書房看書。

看到一半，艾黛爾賈特想起母妃交代她有空寫一份生涯規劃，好幫她說服父皇免去未來的征戰義務。

艾黛爾賈特放下書，躺在貝雷絲腿上，說她有點不想寫，身為皇室成員，帝國有難時，先於人民挺身而戰是理所當然的責任，她並不想迴避。

兩人討論了一會，貝雷絲答應幫艾黛爾賈特寫信說服她的母妃。

「母妃大人就是太容易憂心了。」

「嗯……我能理解她的心情。」

貝雷絲輕輕撫摸艾黛爾賈特的頭髮，看艾黛爾賈特笑著閉上眼睛，眉目間帶有睏倦。

她剛上任古文物管理廳的總廳長，負責管轄全帝國分部，這個職位空置已久，到處都亂糟糟的，整頓工作相當消耗時間和心力，雖然沒有前人引導，但她做得很好，貝雷絲並不擔心。只需在身後靜靜看著，適時為她填充能量。

「艾爾，妳要不要先回房睡？我寫完信就過去。」

「不要……我們都半天沒見面了，我想跟老師一起。」

「那妳在這裡睡一會，我晚點抱妳回房。」

「嗯。」

等貝雷絲從軟椅上起身，艾黛爾賈特乖乖躺下來，重新閉上眼睛。

貝雷絲拿來掛在衣帽架的騎士外套為她蓋上，吻了吻她的額頭。隨即坐到旁邊書桌後，拿出筆和信紙，專心思考內容。

「……」

身上充當棉被的外套很好聞，艾黛爾賈特毫無節制地嗅了一會。

……老師的氣味。

艾黛爾賈特半眯著眼，再度深深吸進騎士外套上殘留的柔和體香，身體慢慢起了反應。想起假期間與老師成天黏在一起的幸福，小腹燃起火焰，隨著時間過去，越燒越旺。她想要老師。

非常、非常地想要。

但現在又不能……打擾老師。

艾黛爾賈特暗中偷窺正幫她寫信的貝雷絲，腦中靈光乍現，興起一個大膽的念頭——隔著這件寬大的騎士外套，應該不會被發現吧？

艾黛爾賈特定定注視著神情專注的貝雷絲，左手緊按騎士外套的肩膀縫線，回想自己在床上扣住貝雷絲肩膀、被她予取予求的火熱場景，偷偷將右手伸進裙子裡。

……好想、跟老師結合……

筆尖劃過信紙的沙聲清晰有序，貝雷絲流利地書寫文字，為艾黛爾賈特述明真實想法。艾黛爾賈特本人則躺在不遠處的軟椅上，目不轉睛看著貝雷絲，將對她的慾望藏進她的外套底下，微微張開腿，右手指頭抵著下著滲出的水漬，悄悄繞行起來。

想要老師。

好想要……老師……

艾黛爾賈特無聲喘息，眼神迷濛，張口狠狠咬住外套，想像自己在咬貝雷絲肩膀。咬了一會，不自覺伸舌輕舔，想起老師壓在身上時，會如何溫柔地含吮自己唇舌、如何貪婪地從脖頸一路舔舐到腿間。

「嗚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越來越難受，不禁發出委屈的嗚咽。

想著心愛之人自瀆，身心根本無法紓解，反而更加煎熬，人們為何要這樣虐待自己呢？

「——艾爾？」

她一出聲，貝雷絲立刻疑惑地抬起頭。

「妳怎麼……了……」

提出疑問後，貝雷絲怔怔望著艾黛爾賈特泛紅誘人的雙頰，剎那間明白過來。

憐惜與歉疚相繼漫過心頭，隨即被一股暴烈湧現的亢奮徹底淹沒。

貝雷絲面容沉靜，全身泛起一圈藍光，默默起身走到艾黛爾賈特身旁，低著頭看她。

「艾爾。」

「老師……妳為什麼都沒有、好好教導我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貝雷絲低低應了一聲，俯身湊近艾黛爾賈特臉前，將剛才倉促用治癒術潔淨的右手伸進騎士外套下，撫上她不知所措停下的手掌，就這麼強行介入、鳩佔鵲巢。

「妳要我……教妳什麼？」

「自瀆的、正確方法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委屈地說到這裡，貝雷絲的右手接替她動作起來。

老師的力道和節奏，明明她都模仿得很好，被老師親手碰觸的感覺，卻完全不一樣。剛才難過得彷彿被打進地獄，現在則是輕飄飄飛上了天堂。

果然，這慾望源自於對老師的渴求，因此她的身體非要老師碰觸才會高興，跟主人一樣任性至極。

「嗚嚶……老師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舒服得要化了，順著貝雷絲的愛撫改變姿勢，貼著貝雷絲伸展自己，以不妨礙老師動作的最大程度，盡可能纏住老師。

還想接吻。

貪心的念頭剛剛浮現，立刻獲得滿足。

還要抱抱。

老師似乎會讀心，邊吻她邊將她抱起來，讓她坐在自己身上，繼續揉弄濕潤的花瓣。

長吻過後，貝雷絲為艾黛爾賈特脫掉衣服，一絲不掛的艾黛爾賈特伸手揪住貝雷絲的騎士白衣，可憐地扯了扯：「衣服……」

「唔……」

貝雷絲低聲喘息，勉強騰出雙手脫去整套騎士服，剛放下衣物，艾黛爾賈特瞬間撲上來吻她，而後又啃又咬地，侵襲起她的脖頸。

皇女蠻橫霸道的行為，喚醒了貝雷絲未曾馴化的野性，一對藍眸直勾勾盯著她看。

既想將她吞吃入腹，又想任她胡亂肆虐，貝雷絲兩相權衡，褪去內著，抬起她的腿，以花瓣相合的姿勢，親密無間地磨擦起來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！」

艾黛爾賈特舒服到不行，壓不住陡然衝向上坡的快樂，抱著貝雷絲拚命嬌叫起來。

「老師……老師！」

貝雷絲希望鎮定地主導一切，卻情不自禁沉淪在佔有艾黛爾賈特的強慾中。

她從五歲起教育的皇女，生命中唯一的學生，小時候喜歡對她抱抱親親，長大後無比積極地求愛求婚，一直朝著非常明確的目標「與老師相愛結婚」勇往直前。

而她是從何時開始，被艾黛爾賈特碰觸會心悸，又是因為什麼，認真考慮與艾黛爾賈特共結連理、親手為她帶來幸福的可能性？

「我愛妳，老師……」

融合的汗水和蜜液打濕了彼此，艾黛爾賈特身體劇烈地渴求貝雷絲，享受貝雷絲把玩乳峰的快感，乳首在她指間挺立，花瓣與她反覆交合，以目光哀求她繼續，內心先一步獲得歡愉。

「我愛妳……我愛妳、我愛妳！」

「……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喘息著低下頭，吻住愛自己愛得幾近發狂的艾黛爾賈特。

兩人唇舌交纏，吻到快要無法呼吸，彷彿要燒盡一切的熾烈愛慾，唯有結合能夠平息。

——這就是一切的答案。

「啊……嗚、老師……啊啊！」

貝雷絲被艾黛爾賈特甜美的呻吟魅惑到陷入狂亂，就這麼在書房與她過了一夜。

隔天中午，艾黛爾賈特睜眼醒來，腦子稍微清醒後，感到有點不可思議。

她跟老師在新婚期間，可是紮紮實實地相愛了一整個假期，每一個夜晚都沒有浪費。

昨天卻又……那麼瘋狂？

「老師——換個地方做，會讓你更興奮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含笑發問，嗓音有點沙啞。

早已醒來看著她的貝雷絲輕輕撫她臉頰，回答：「跟地方無關，是你讓我興奮。」

「哎呀，這麼老實？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感覺光撫摸她還不夠，又湊上去吻了吻她的臉頰。

「我愛妳，艾爾。」

「呵呵，這我知道。」

艾黛爾賈特閉眼接受她的愛吻，唇邊揚起得意一笑。

「老師很愛我的這件事，我已經深深體會到了。」

貝雷絲跟著露出淺笑，溫聲問道：「要起來吃東西嗎？」

「要。」

艾黛爾賈特準備坐起身，卻被貝雷絲強行按回胸前。

「妳別動，我來抱妳。」

「咦？」

「我來煮飯，我來餵妳。」

「不，那也太頹廢了，我可以自己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話音未落，貝雷絲再次吻住她。

按住她的後腦勺，將她吻到忘記要說什麼，舌頭退出去，舔了舔她的唇瓣。

「抱歉，沒忍住。」貝雷絲一臉無辜地辯解。

「……老師，妳哪時候有忍過？」

「跟妳結婚前。」

貝雷絲認真回答，望向天花板緬懷艱辛的過去，點了點頭。

「嗯，真是好辛苦。」

「討厭，我當然是說我們結婚後……」

「結婚後，還需要忍嗎？」

「……是不需要。」

聽著艾黛爾賈特落敗的嘀咕，貝雷絲微微一笑，起身套好衣服，為她披上騎士外套禦寒。

「老師，妳的背和肩膀還疼不疼？我昨天好像……有點失控了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瞄見貝雷絲身體前後那些誇張的痕跡，猛然想起自己昨晚做到後來，有好幾次在高潮中對老師又抓又咬的，都沒有控制力道。

「不疼，跟妳一樣，感覺非常舒服。」

「嗚。」

艾黛爾賈特頓時滿臉通紅。

「『不疼』後面的話，完全是多餘的！」

「呵呵……」

貝雷絲輕笑著抱起莫名害羞的可愛伴侶，轉身走出書房。

走到一半，她想起桌上要給皇妃的信，低頭看向地板。

影子邊緣亮起銀藍色微光。

隨後，貝雷絲繼續往前走，她的影子則反向滑開主人腳邊，從門縫鑽進書房。書桌上，幾張墨水乾透的信紙飄起來自我摺疊整齊，進入旁邊張嘴等待的信封。信封落到桌上，一枚火漆印章跳過來，幫忙在背後押上封蠟。

伊呀。

一扇窗扉輕輕敞開，帝都的暖風徐徐流入書房。

信封飄到窗邊，伸出一角測測氣溫和風速，隨即滿意地化身白隼，振翅飛向了皇宮。